

萧 枫 主编

文白对照 全注全译

资治通鉴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四册

第一百一十一卷	晋纪三十三	安帝隆安三年至四年(399 至 400 年)	(2435)
第一百一十二卷	晋纪三十四	安帝隆安五年至元兴元年(401 至 402 年)	(2458)
第一百一十三卷	晋纪三十五	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(403 至 404 年)	(2482)
第一百一十四卷	晋纪三十六	安帝义熙元年至四年(405 至 408 年)	(2503)
第一百一十五卷	晋纪三十七	安帝义熙五年至六年(409 至 410 年)	(2528)
第一百一十六卷	晋纪三十八	安帝义熙七年至十年(411 至 414 年)	(2553)
第一百一十七卷	晋纪三十九	安帝义熙十一年至十二年(415 至 416 年)	(2579)
第一百一十八卷	晋纪四十	安帝义熙十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(417 至 419 年)	(2598)
第一百一十九卷	宋纪一	武帝永初元年至营阳王景平元年(420 至 423 年) ..	(2623)
第一百二十卷	宋纪二	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(424 至 427 年)	(2647)
第一百二十一卷	宋纪三	文帝元嘉五年至七年(428 至 430 年)	(2672)
第一百二十二卷	宋纪四	文帝元嘉八年至十二年(431 至 435 年)	(2694)
第一百二十三卷	宋纪五	文帝元嘉十三年至十八年(436 至 441 年)	(2717)
第一百二十四卷	宋纪六	文帝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三年(442 至 446 年)	(2740)
第一百二十五卷	宋纪七	文帝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(447 至 450 年)	(2765)
第一百二十六卷	宋纪八	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(451 至 452 年)	(2784)
第一百二十七卷	宋纪九	文帝元嘉三十年(453 年)	(2799)
第一百二十八卷	宋纪十	孝武帝建元年至大明二年(454 至 458 年)	(2816)
第一百二十九卷	宋纪十一	孝武帝大明三年至八年(459 至 464 年)	(2838)
第一百三十卷	宋纪十二	明帝泰始元年(465 年)	(2857)
第一百三十一卷	宋纪十三	明帝泰始二年(466 年)	(2872)
第一百三十二卷	宋纪十四	明帝泰始三年至六年(467 至 470 年)	(2895)
第一百三十三卷	宋纪十五	明帝泰始七年至苍梧王元徽三年(471 至 475 年)	(2912)
第一百三十四卷	宋纪十六	苍梧王元徽四年至顺帝升明二年(476 至 478 年)	(2933)
第一百三十五卷	齐纪一	高帝建元元年至武帝永明元年(479 至 483 年)	(2956)
第一百三十六卷	齐纪二	武帝永明二年至七年(484 至 489 年)	(2981)
第一百三十七卷	齐纪三	武帝永明八年至十年(490 至 492 年)	(3005)
第一百三十八卷	齐纪四	武帝永明十一年(493 年)	(3029)
第一百三十九卷	齐纪五	明帝建武元年(494 年)	(3042)

第一百四十卷	齐纪六	明帝建武二年至四年(495 至 496 年)	(3065)
第一百四十一卷	齐纪七	明帝建武四年至永泰元年(497 至 498 年)	(3088)
第一百四十二卷	齐纪八	东昏侯永元元年(499 年)	(3108)
第一百四十三卷	齐纪九	东昏侯永元二年(500 年)	(3125)
第一百四十四卷	齐纪十	和帝中兴元年(501 年)	(3140)
第一百四十五卷	梁纪一	武帝天监元年至三年(502 至 504 年)	(3163)
第一百四十六卷	梁纪二	武帝天监四年至六年(505 至 507 年)	(3190)
第一百四十七卷	梁纪三	武帝天监七年至十三年(508 至 514 年)	(3213)
第一百四十八卷	梁纪四	武帝天监十四年至十七年(515 至 518 年)	(3236)
第一百四十九卷	梁纪五	武帝天监十八年至普通四年(519 至 523 年)	(3261)

文白对照全注全译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十一卷

晋纪三十三 安皇帝丙

隆安三年(己亥、399)

春,正月,辛酉,大赦。

戊辰,燕昌黎尹留忠谋反,诛;事连尚书令东阳公根、尚书段成,皆坐死;遣中卫将军卫双就诛忠弟志于凡城。以卫将军平原公元为司徒、尚书令。

庚午,魏主珪北巡,分命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⁽¹⁾,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,珪自将大军从中道出驳髡水以袭高车⁽²⁾。

壬午,燕右将军张真、城门校尉和翰坐谋反,诛。

癸未,燕大赦,改元长乐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决狱,不加拷掠,多得其情。

武威王乌孤徙治乐都,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镇安夷⁽³⁾,广武公俟檀镇西平,叔父素渥镇湟河,若留镇洮河,从弟替引镇岭南⁽⁴⁾,洛回镇廉川,从叔吐若留镇浩亶⁽⁵⁾;夷、夏俊杰,随才授任,内居显位,外典郡县,咸得其宜。

乌孤谓群臣曰:“陇右、河西⁽⁶⁾,本数郡之地,遭乱,分裂至十余国,吕氏、乞伏氏、段氏最强,今欲取之,三者何先?”杨统曰:“乞伏氏本吾之部落,终当服从。段氏书生,无能为患,且结好于我,攻之不义。吕光衰薨,嗣子微弱,纂、弘虽有才而内相猜忌,若使浩亶、廉川乘虚迭出,彼必疲于奔命,不过二年,兵劳民困,则姑臧可图也。姑臧举,

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。”乌孤曰:“善!”

二月,丁亥朔,魏军大破高车三十余部,获七万余口,马三十余万匹,牛羊百四十余万头。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,破其七部,获二万余口,马五万余匹,牛羊二万余头。高车诸部大震。

林邑王范达陷日南、九真,遂寇交趾,太守杜瑗击破之。

庚戌,魏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,斩之。

段业即凉王位⁽⁷⁾,改元天玺;以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,梁中庸为右丞。

【注释】

(1)长川:地名,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。(2)驳髡水:河流名,当指今内蒙古察合尔右翼后旗境内某水。(3)安夷:县名,今青海乐都西。(4)岭南:地名,在今甘肃武威以南。(5)浩亶(mén):县名,今甘肃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。(6)陇右、河西:地名,前者指今甘肃东部,后者指今甘肃中西部。(7)“段业”句:段业所建凉国,史称“北凉”。

魏主珪大猎于牛川之南,以高车人为围,周七百余里;因驱其禽兽,南抵平城,使高车筑鹿苑⁽¹⁾,广数十里。三月,己未,珪还平城。

甲子,珪分尚书三十六曹及外署,凡置

三百六十曹，令八部大夫主之⁽²⁾。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，如令、仆统事。置五经博士，增国子太学生员合三千人。

珪问博士李先曰：“天下何物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对曰：“莫若书籍。”珪曰：“书籍凡有几何，如何可集？”对曰：“自书契以来，世有滋益，以至于今，不可胜计。苟人主所好，何忧不集？”珪从之，命郡县大索书籍，悉送平城。

初，秦王登之弟广帅众三千依南燕王德，德以为冠军将军，处之乞活堡⁽³⁾。会苻感守东井，或言秦当复兴，广乃自称秦王，击南燕北地王钟，破之。是时，滑台孤弱，土无十城，众不过一万，钟既败，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广。德乃留鲁阳王和守滑台，自帅众讨广，斩之。

燕主宝之至黎阳也⁽⁴⁾，鲁阳王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，和不从。辩惧，故潜引晋军至管城，欲因德出战而作乱。既而德不出，辩愈不自安。及德讨苻广，辩复劝和反，和不从，辩乃杀和，以滑台降魏。魏行台尚书和跋在邺，帅轻骑自邺赴之，既至，辩悔之，闭门拒守。跋使尚书郎邓晖说之，辩乃开门内跋，跋悉收德宫人府库。德遣兵击跋，跋逆击，破之，又破德将桂阳王镇，俘获千余人。陈、颍之民多附于魏。

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乞斩李辩，帅将士家属二万余口出滑台赴德。德欲攻滑台，韩范曰：“向也魏为客，吾为主人；今也吾为客，魏为主人。人心危惧，不可复战，不如先据一方，自立基本，乃图进取。”张华曰：“彭城，楚之旧都⁽⁵⁾，可攻而据之。”北地王钟等皆劝德攻滑台。尚书潘聪曰：“滑台四通八达之地，北有魏，南有晋，西有秦，居之未尝一日安也。彭城土旷人稀，平夷无险⁽⁶⁾，且晋之旧镇，未易可取。又密迹江、淮，夏秋多水。乘舟而战者，吴之所长，我之所短也。青州沃野二千里，精兵十余万，左有负海之饶，右有山河之固，广固城曹嶷所筑⁽⁷⁾，地

形阻峻，足为帝王之都。三齐英杰⁽⁸⁾，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。辟闾浑昔为燕臣⁽⁹⁾，今宜遣辩士驰说于前，大兵继踵于后，若其不服，取之如拾芥耳。既得其地，然后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，此乃陛下之关中、河内也⁽¹⁰⁾。”德犹豫未决。沙门竺朗素善占候，德使牙门苏抚问之，朗曰：“敬览三策，潘尚书之议，兴邦之言也。且今岁之初，彗星起奎、娄，扫虚、危；彗者，除旧布新之象，奎、娄为鲁，虚、危为齐。宜先取兖州，巡抚琅邪，至秋乃北徇齐地，此天道也。”抚又密问以年世，朗以《周易》筮之曰：“燕衰庚戌，年则一纪⁽¹¹⁾，世则及子。”抚还报德，德乃引师而南，兖州北鄙诸郡县皆降之。德置守宰以抚之，禁军士无得虏掠。百姓大悦，牛酒属路。

【注释】

(1)鹿苑：帝王游猎之地。(2)八部大夫：拓跋珪在天兴元年(公元398年)，设置八部大人，管理皇城四方四维事务，此处“大夫”恐为“大人”之误。(3)乞活堡：西晋末并州地区流亡到太行山以东的流民群所筑城堡。(4)“燕主”句：慕容宝至黎阳。(5)“彭城”句：彭城，即今江苏徐州；楚，指秦末项羽所建楚国。(6)险(xiǎn)：高险。(7)“广固”句：广固城，城名，在今山东益都西北。曹嶷筑城之事。(8)三齐：秦汉之际项羽以齐国故地封田都为齐王，都临淄(今山东淄博市东北)；田市为胶东王，都即墨(今山东平度东北)；田安为济北王，都博阳(今山东泰安东南)，合称三齐。(9)“辟闾浑”句：辟闾浑初为前秦平原太守，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，浑归附东晋。太元十九年(公元394年)，被后燕辽西王慕容农打败，遂向后燕称臣。后燕衰落，又归附东晋，任青州刺史。(10)“此乃”句：西汉、东汉各自以关中、河内为基地而统一全国，后世因之把关中、河内作为创立统一大业基地的代名词。(11)纪：十二年为一纪。

丙子，魏主珪遣建义将军庾真、越骑校尉奚斤击库狄、宿连、侯莫陈三部，皆破之，追奔至大峨谷⁽¹⁾，置戍而还。

己卯,追尊帝所生母陈夫人为德皇太后。

夏,四月,鲜卑叠掘河内帅户五千降于西秦。西秦王乾归以河内为叠掘都统,以宗女妻之。

甲午,燕大赦。

会稽王道子有疾,且无日不醉。世子元显知朝望去之,乃讽朝廷解道子司徒、扬州刺史。乙未,以元显为扬州刺史。道子醒而后知之,大怒,无如之何。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为谋主,多引树亲党,朝贵皆畏事之。

燕散骑常侍徐超、左将军高和等坐谋反,诛。

凉太子绍、太原公纂将兵伐北凉,北凉王业求救于武威王乌孤,乌孤遣驃骑大将军利鹿孤及杨軌救之。业将战,沮渠蒙逊谏曰:“杨軌恃鲜卑之强,有窥窬之志,绍、纂深入,置兵死地,不可敌也。今不战则有泰山之安,战则有累卵之危。”业从之,按兵不战。绍、纂引兵归。

六月,乌孤以利鹿孤为凉州牧,镇西平,召车骑大将军俟檀入录府国事。

会稽世子元显自以少年,不欲顿居重任;戊子,以琅邪王德文为司徒。

魏前河间太守卢溥帅其部曲数千家就食渔阳,遂据有数郡。秋,七月,己未,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。

辛酉,燕主盛下诏曰:“法例律,公侯有罪,得以金帛赎,此不足以惩恶而利于王府,甚无谓也。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赎,勿复输金帛。”

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。

秦齐公崇、镇东将军杨佛嵩寇洛阳,河南太守陇西辛恭靖婴城固守。雍州刺史杨佺期遣使求救于魏常山公遵,魏主珪以散骑侍郎西河张济为遵从事中郎以报之。佺期问于济曰:“魏之伐中山⁽²⁾,戎士几何?”济曰:“四十余万。”佺期曰:“以魏之强,小

羌不足灭也。且晋之与魏,本为一家⁽³⁾,今既结好,义无所隐。此间兵弱粮寡,洛阳之救,恃魏而已。若其保全,必有厚报;若其不守,与其使羌得之,不若使魏得之。”济还报。八月,珪遣太尉穆崇将六万骑往救之。

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,威行境内,恐燕主盛疑之,累征不赴。以其家在龙城,未敢显叛,阴召魏兵,许以郡降魏;遣使驰诣龙城,广张寇势。盛曰:“此必诈也。”召使者诘问,果无事实。盛尽灭朗族;丁酉,遣辅国将军李旱讨之。

【注释】

(1)大峨谷:地名,今址不详。(2)“魏之”句:魏国征伐中山。(3)“且晋”二句:魏国前身为代国,拓跋猗卢的代王名号为晋所授,故称“一家”。

初,魏奋武将军张袞以才谋为魏主珪所信重,委以腹心。珪问中州士人于袞,袞荐卢溥及崔逞,珪皆用之。

珪围中山久未下,军食乏,问计于群臣,逞为御史中丞,对曰:“桑椹可以佐粮;飞鸢食椹而改音,诗人所称也⁽¹⁾。”珪虽用其言,听民以椹当租,然以逞为侮慢,心衔之⁽²⁾。秦人寇襄阳,雍州刺史郗恢以书求救于魏常山王遵曰:“贤兄虎步中原。”珪以恢无君臣之礼,命袞及逞为复书,必贬其主。袞、逞谓帝为“贵主”。珪怒曰:“命汝贬之而谓之‘贵主’,何如‘贤兄’也?”逞之降魏也⁽³⁾,以天下方乱,恐无复遗种,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,逞独与幼子贽诣平城,所留妻子遂奔南燕。珪并以是责逞,赐逞死。卢溥受燕爵命,侵掠魏郡县,杀魏幽州刺史封沓干。珪谓袞所举皆非其人,黜袞为尚书令史。袞及阖门不通人事,惟手校经籍,岁余而终。

燕主宝之败也,中书令、民部尚书封懿降于魏。珪以懿为给事黄门侍郎、都坐大官⁽⁴⁾。珪问懿以燕氏旧事,懿应对疏慢,亦

坐废于家。

武威王秃发乌孤醉，走马伤肋而卒，遣令立长君。国人立其弟利鹿孤，谥乌孤曰武王，庙号烈祖。利鹿孤大赦，徙治西平。

南燕王德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闾浑，欲下之；浑不从；德遣北地王钟帅步骑二万击之。德进据琅邪，徐、兖之民归附者十余万。德自琅邪引兵而北，以南海王法为兖州刺史，镇梁父。进攻莒城，守将任安委城走。德以潘聪为徐州刺史，镇莒城。兰汗之乱，燕吏部尚书封孚南奔辟闾浑，浑表为勃海太守；及德至，孚出降，德大喜曰：“孤得青州不为喜，喜得卿耳！”遂委以机密。北地王钟传檄青州诸郡，谕以祸福。辟闾浑徙八千余家入守广固，遣司马崔诞戍薄荀固⁽⁵⁾，平原太守张豁戍柳泉⁽⁶⁾；诞、豁承檄皆降于德。浑惧，携妻子奔魏，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之，及于莒城，斩之。浑子道秀自诣德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“父虽不忠，而子能孝。”特赦之。浑参军张瑛为浑作檄，辞多不逊，德执而让之。瑛神色自若，徐曰：“浑之有臣，犹韩信之有蒯通。通遇汉祖而生⁽⁷⁾，臣遭陛下而死，比之古人，窃为不幸耳！”德杀之。遂定都广固。

燕李旱行至建安，燕主盛急召之，群臣莫测其故。九月，辛未，复遣之。李朗闻其家被诛，拥二千余户以自固；及闻旱还，谓有内变，不复设备，留其子养守令支，自迎魏师于北平。壬子，旱袭令支，克之，遣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及朗于无终，斩之。

秦主兴以灾异屡见，降号称王，下诏令群公、卿士、将牧、守宰各降一等；大赦，改元弘始。存问孤贫，举拔贤俊，简省法令，清察狱讼，守令之有政迹者赏大，贪残者诛之，远近肃然。

【注释】

(1)“飞鸢”二句：鸢(xiāo)，猛禽，俗称猫头鹰。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翩彼飞鸢，集于泮林，

食我桑椹，怀我好音。”(2)“然以”二句：飞鸢的声音难听，被古人视为恶鸟，按《诗经》中的说法，在吃了桑树的果穗后声音变好。拓跋珪以北方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原，认为崔逞引《诗经》之言对他含有侮辱之意，故对崔逞记恨在心。(3)“逞之”句：崔逞降魏。(4)都坐大官：北魏职官名，职掌近于汉代的御史大夫，总监政务。(5)薄荀固：坞堡名。薄荀，人名；固，太行山以东对坞堡的称呼。该堡为薄荀所建，今址不详，待考。(6)柳泉：地名，在今山东益都西。(7)“通遇”句：蒯通为刘邦赦免之事，见本书第12卷汉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196年)。

冬，十月，甲午，燕中卫将军卫双有罪，赐死。李旱还，闻双死，惧，弃军而亡，至板陁⁽¹⁾，复还归罪。燕主盛复其爵位，谓侍中孙劭曰：“旱为将而弃军，罪在不赦。然昔先帝蒙尘，骨肉离心，公卿失节，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，始终如一，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。”

辛恭靖固守百余日，魏救未至，秦兵拔洛阳，获恭靖。恭靖见秦王兴，不拜，曰：“吾不为羌贼臣！”兴囚之，恭靖逃归。自淮、汉以北，诸城多请降，送任于秦。

魏主珪以穆崇为豫州刺史，镇野王。

会稽世子元显，性苛刻，生杀任意；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⁽²⁾，号曰：“乐属”，移置京师，以充兵役，东土嚣然苦之。

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帅其党杀上虞令，遂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，羲之子也，世奉天师道⁽³⁾，不出兵，亦不设备，日于道室稽颡跪咒。官属请出兵讨恩，凝之曰：“我已请大道，借鬼兵守诸津要，各数万，贼不足忧也。”及恩渐近，乃听出兵，恩已至郡下。甲寅，恩陷会稽，凝之出走，恩执而杀之，并其诸子。凝之妻谢道蕴，奕之女也，闻寇至，举措自若，命婢肩舆，抽刀出门，手杀数人，乃被执。吴国内史桓谦、临海太守新蔡王崇、义兴太守魏隐皆弃郡走。于是会稽谢针、吴郡陆环、吴兴丘隲、义兴许

允之、临海周胄、永嘉张永等及东阳、新安凡八郡人，一时起兵，杀长吏以应恩，旬日之中，众数十万。吴兴太守谢邈、永嘉太守司马逸、嘉兴公顾胤、南康公谢明慧、黄门郎谢冲、张琨、中书郎孔道等皆为恩党所杀。邈、冲，皆安之弟子也。时三吴承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故郡县兵皆望风奔溃。

恩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逼人士为官属，号其党曰“长生人”，民有不与之同者，戮及婴孩，死者什七、八。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，不肯食者，辄支解之。所过掠财物，烧邑屋，焚仓廩，刊木，堙井，相帅聚于会稽，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，投于水中，曰：“贺汝先登仙堂，我当寻后就汝。”恩表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之罪，请诛之。

自帝即位以来，内外乖异，石头以南皆为荆、江所据⁽⁴⁾，以西皆豫州所专⁽⁵⁾，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之所制，朝政所行，惟三吴而已。及孙恩作乱，八郡皆为恩有，畿内诸县，盗贼处处蜂起，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，人情危惧，常虑窃发，于是内外戒严。加道子黄钺，元显领中军将军，命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、义兴军事以讨恩；刘牢之亦发兵讨恩，拜表辄行。

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静为右丞相。

【注释】

(1)板陞：地名，疑在今河北凌源县境。(2)“发东土”句：奴，奴隶；客，佃客，身份比前者自由，且有自己的经济与生产工具。(3)天师道：即东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。因张陵被信徒称为天师，故所创之道又称天师道。(4)“石头”句：当时，荆州、江州的刺史分别为殷仲堪、桓玄。(5)“以西”句：当时，豫州刺史为司马尚之。

十二月，甲午，燕燕郡太守高湖帅户三千降魏。湖，秦之子也。

丙午，燕主盛封弟渊为章武公，虔为博陵公，子定为辽西公。

丁未，燕太后段氏卒，谥曰惠德皇后。

谢琰击斩许允之，迎魏隐还郡，进击丘紘，破之，与刘牢之转斗而前，所向辄克。琰留屯乌程，遣司马高素助牢之，进临浙江。诏以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。

初，彭城刘裕，生而母死，父翹侨居京口，家贫，将弃之。同郡刘怀敬之母，裕之从母也，生怀敬未期，走往救之，断怀敬乳而乳之。及长，勇健有大志。仅识文字，以卖履为业，好樗蒲，为乡间所贱。刘牢之击孙恩，引裕参军事，使将数十人觐贼⁽¹⁾。遇贼数千人，即迎击之，从者皆死，裕坠岸下。贼临岸欲下，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贼皆走，裕所杀伤甚众。刘敬宣怪裕久不返，引兵寻之，见裕独驱数千人，咸共叹息。因进击贼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人。

初，恩闻八郡响应，谓其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，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⁽²⁾。”既而闻牢之临江，曰：“我割浙江以东，不失作句践⁽³⁾！”戊申，牢之引兵济江，恩闻之曰：“孤不羞走⁽⁴⁾。”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，多弃宝物、子女于道，官军竞取之，恩由是得脱，复逃入海岛。高素破恩党于山阴，斩恩所署吴郡太守陆环、吴兴太守丘紘、余姚令吴兴沈穆夫。

东土遭乱，企望官军之至，既而牢之等纵军士暴掠，士民失望，郡县城中无复人迹，月余乃稍有还者。朝廷忧恩复至，以谢琰为会稽太守、都督五郡军事⁽⁵⁾，帅徐州文武戍海浦⁽⁶⁾。

以元显录尚书事。时人谓道子为东录，元显为西录⁽⁷⁾；西府车骑填凑，东第门可张罗矣。元显无良师友，所亲信者率皆佞谀之人，或以为一时英杰，或以为风流名士。由是元显日益骄侈，讽礼官立议，以己德隆望重，既录百揆，百揆皆应尽敬。于是公卿以下，见元显皆拜。时军旅数起，国用虚竭，自司徒以下，日廩七升，而元显聚敛不已，富

逾帝室。

【注释】

(1)觐(chān):窥视。(2)“当与”句:意为自己将要登上皇帝位。(3)“我割”二句:意为当仿效春秋末年的越王句践,保有会稽。(4)“孤不”句:据三国时吴人所撰《江表传》,周瑜打败曹操军队,曹操有“孤不羞走”之语,故孙恩引以为言。(5)五郡:指会稽、临海、东阳、永嘉、新安五郡。(6)海浦:沿海地带。今浙江萧山东北向东直到镇海一带。(7)“时人”二句:当时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分别住在东府、西府,故人们分别称之为东录、西录。

殷仲堪恐桓玄跋扈,乃与杨佺期结昏为援。佺期屡欲攻玄,仲堪每抑止之。玄恐终为殷、杨所灭,乃告执政⁽¹⁾,求广其所统;执政亦欲交构,使之乖离,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⁽²⁾,又以玄兄伟代佺期兄广为南蛮校尉。佺期忿惧。杨广欲拒桓伟,仲堪不听,出广为宜都、建平二郡太守。杨孜敬先为江夏相,玄以兵袭而劫之,以为咨议参军。

佺期勒兵建牙,声云援洛,欲与仲堪共袭玄。仲堪虽外结佺期而内疑其心,苦止之;犹虑弗能禁,遣从弟邁屯于北境,以遏佺期。佺期既不能独举,又不测仲堪本意,乃解兵。

仲堪多疑少决,咨议参军罗企生谓其弟遵生曰:“殷侯仁而无断,必及于难。吾蒙知遇,义不可去,必将死之。”

是岁,荆州大水,平地三丈,仲堪竭仓廩以赈饥民。桓玄欲乘其虚而伐之,乃发兵西上,亦声言救洛,与仲堪书曰:“佺期受国恩而弃山陵⁽³⁾,宜共罪之。今当入沔讨除佺期,已顿兵江口⁽⁴⁾。若见与无贰,可收杨广杀之;如其不尔,便当帅兵入江。”时巴陵有积谷,玄先遣兵袭取之。梁州刺史郭铨当之官,路经夏口,玄诈称朝廷遣铨为己前锋,乃授以江夏之众,使督诸军并进,密报兄伟

令为内应。伟遽不知所为,自贲疏示仲堪。仲堪执伟为质,令与玄书,辞甚苦至。玄曰:“仲堪为人无决,常怀成败之计,为儿子作虑,我兄必无忧也!”

仲堪遣殷邁帅水军七千至西江口⁽⁵⁾,玄使郭铨、苻宏击之,邁等败走。玄顿巴陵,食其谷;仲堪遣杨广及弟子道护等拒之,皆为宏所败。江陵震骇。

城中乏食,以胡麻廩军士⁽⁶⁾。玄乘胜至零口⁽⁷⁾,去江陵二十里,仲堪急召杨佺期以自救。佺期曰:“江陵无食,何以待敌?可来见就,共守襄阳。”仲堪志在全军保境,不欲弃州逆走,乃给之曰:“比来收集,已有储矣。”佺期信之,帅步骑八千,精甲耀日,至江陵,仲堪唯以饭饷其军。佺期大怒曰:“今兹败矣!”不见仲堪,与其兄广共击玄;玄畏其锐,退军马头⁽⁸⁾。明日,佺期引兵急击郭铨,几获之;会玄兵至,佺期大败,单骑奔襄阳。仲堪出奔鄢城⁽⁹⁾,玄遣将军冯保、孜敬逃入蛮中。仲堪闻佺期死,将数百人将奔长安,至冠军城⁽¹⁰⁾,该追获之,还至柞溪⁽¹¹⁾,逼令自杀,并杀殷道护。仲堪奉天师道,祷请鬼神,不吝财贿,而啬于周急;好为小惠以悦人,病者自为诊脉分药;用计倚伏烦密,而短于鉴略,故至于败。

仲堪之走也,文武无送者,惟罗企生从之。路经家门,弟遵生曰:“作如此分离,何可不一执手?”企生旋马授手,遵生有力,因牵下之,曰:“家有老母,去将何之?”企生挥泪曰:“今日之事,我必死之;汝等奉养,不失子道。一门之中,有忠与孝,亦复何恨?”遵生抱之愈急,仲堪于路待之,见企生无脱理,策马而去。及玄至,荆州人士无不诣玄者,企生独不往,而营理仲堪家事。或曰:“如此,祸必至矣!”企生曰:“殷侯遇我以国士,为弟所制,不得随之共殄丑逆,复何面目就桓求生乎?”玄闻之怒,然待企生素厚,先遣人谓曰:“若谢我,当释汝。”企生曰:“吾为殷荆州史,荆州败,不能救,尚何谢

为?”玄乃收之,复遣人问企生欲何言。企生曰:“文帝杀嵇康,嵇绍为晋忠臣,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!”玄乃杀企生而赦其弟。

【注释】

(1)执政:指司马元显。(2)荆州四郡:指长沙、衡阳、湘东、零陵四郡。(3)“伶期”句:东晋光复洛阳,洛阳属雍州辖区,故桓玄把杨佺期放弃洛阳列为他的罪状;因西晋王室陵墓在洛阳,故称罪状为“弃山陵”。(4)江口:指沔水与长江会合处。(5)西江口:在今湖北监利西南。(6)胡麻:食物名,即芝麻。(7)零口:在今湖北江陵西南。(8)马头:地名,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北,北与江陵县隔江相望。(9)郢城:在今湖北光化西北。(10)冠军城:在今河南邓县西北。(11)柞溪:今湖北江陵县北,东流至潜江县西入扬夏水。

凉王光疾甚,立太子绍为天王,自号太上皇帝;以太原公纂为太尉,常山公弘为司徒。谓绍曰:“今国家多难,三邻伺隙⁽¹⁾,吾没之后,使纂统六军,弘管朝政,汝恭己无为,委重二兄,庶几可济;若内相猜忌,则萧墙之变,旦夕至矣!”又谓纂、弘曰:“永业才非拔乱⁽²⁾,直以立嫡有常,猥居元首⁽³⁾。今外有强寇,人心未宁,汝兄弟鲜睦,则祚流万世;若内自相图,则祸不旋踵矣!”纂、弘泣曰:“不敢。”又执纂手戒之曰:“汝性粗暴,深为吾忧。善辅永业,勿听谗言!”是日,光卒。绍秘不发丧,纂排闥入哭,尽哀而出。绍惧,以位让之,曰:“兄功高年长,宜承大统。”纂曰:“陛下国之冢嫡,臣敢奸之⁽⁴⁾?”绍固让,纂不许。

驃骑将军吕超谓绍曰:“纂为将积年,威震内外,临丧不衰,步高视远,必有异志,宜早除之。”绍曰:“先帝言犹在耳,奈何弃之?吾以弱年负荷大任,方赖二兄以宁家国,纵其图我,我视死如归,终不忍有此意也。卿勿复言!”纂见绍于湛露堂,超执刀侍侧,目纂请收之,绍弗许。超,光弟宝之子也。

弘密遣尚书姜纪谓纂曰:“主上暗弱,未堪多难;兄威恩素著,宜为社稷计,不可徇小节也。”纂于是夜帅壮士数百逾北城,攻广夏门,弘帅东苑之众斧洪范门⁽⁵⁾。左卫将军齐从守融明观,逆问之曰:“谁也?”众曰:“太原公。”从曰:“国有大故,主上新立,太原公行不由道,夜入禁城,将为乱邪?”因抽剑直前,斫纂中额,纂左右禽之。纂曰:“义士也,勿杀!”绍遣虎贲中郎将吕开帅禁兵拒战于端门,吕超帅卒二千赴之,众素惮纂,皆不战而溃。纂入自青角门⁽⁶⁾,升谦光殿⁽⁷⁾。绍登紫阁自杀。吕超奔广武。

纂惮弘兵强,以位让弘。弘曰:“弘以绍弟也而承大统,众心不顺,是以违先帝遗命而废之,惭负黄泉⁽⁸⁾!今复逾兄而立,岂弘之本志乎?”纂乃使弘出告众曰:“先帝临终受诏如此。”群臣皆曰:“苟社稷有主,谁敢违者!”纂遂即天王位。大赦,改元咸宁,谥光曰懿武皇帝,庙号太祖;谥绍曰隐王。以弘为大都督、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司马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,改封番禾郡公。

纂谓齐从曰:“卿前斫我,一何甚也!”从泣曰:“隐王,先帝所立;陛下虽应天顺人,而微心未达,唯恐陛下不死,何谓甚也?”纂赏其忠,善遇之。

纂叔父征东将军方镇广武,纂遣使谓方曰:“超实忠臣,义勇可嘉;但不识国家大体、权变之宜。方赖其用,以济世难,可以此意谕之。”超上疏陈谢,纂复其爵位。

是岁,燕主盛以河间公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尚书左仆射,领中领军。

刘卫辰子文陈降魏;魏主珪妻以宗女,拜上将军,赐姓宿氏。

【注释】

(1)三邻:指秃发氏、乞伏氏及段业。(2)永业:吕绍的表字。(3)元首:国君。(4)奸(gān):冒犯。(5)广夏门、洪范门:皆为皇城之门。(6)青角

门：皇城东门。(7)谦光殿：宫殿名。为前凉张骏所建。张氏专制河西而世执臣节，虽谦而光，因以名殿。(8)黄泉：地下深处，指葬身之地。

四年(庚子、400)

春，正月，壬子朔，燕主盛大赦，自贬号为庶人天王。

魏材官将军和跋袭卢溥于辽西，戊午，克之，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，车裂之。燕主盛遣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溥不及，斩魏辽西守宰而还。

乙亥，大赦。

西秦王乾归迁都苑川。

秃发利鹿孤大赦，改元建和。

高句丽王安事燕礼慢；二月，丙申，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，以驃骑大将军熙为前锋，拔新城、南苏二城⁽¹⁾，开境七百余里，徙五千余户而还。熙勇冠诸将，盛曰：“叔父雄果，有世祖之风⁽²⁾，但弘略不如耳！”

初，魏主珪纳刘头眷之女，宠冠后庭，生子嗣。及克中山，获燕主宝之幼女。将立皇后，用其国故事，铸金人以卜之，刘氏所铸不成，慕容氏成，三月，戊午，立慕容氏为皇后。

桓玄既克荆、雍，表求领荆、江二州。诏以玄为都督荆·司·雍·秦·梁·益·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以中护军桓脩为江州刺史。玄上疏固求江州；于是进玄督八州及扬·豫八郡诸军事，复领江州刺史。玄辄以兄伟为雍州刺史，朝廷不能违。又以从子振为淮南太守。

凉王纂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，忌之；弘亦自疑，遂以东苑之兵作乱，攻纂。纂遣其将焦辨击之，弘众溃，出走。纂纵兵大掠，悉以东苑妇女赏军，弘之妻子亦在中。纂笑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侍中房晷对曰：“天祸凉室，忧患仍臻。先帝始崩，隐王废黜；山陵甫訖，大司马称兵；京师流血，昆弟接刃。虽弘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常揀之

恩⁽³⁾，当省己责躬以谢百姓。乃更纵兵大掠，囚辱士女，衅自弘起，百姓何罪？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妇，弘女，陛下之侄也，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，天地神明，岂忍见此？”遂歔歔流涕。纂改容谢之；召弘妻子寘于东宫，厚抚之。

弘将奔秃发利鹿孤，道过广武，诣吕方，方见之，大哭曰：“天下甚宽，汝何为至此？”乃执弘送狱，纂遣力士康龙就拉杀之。

纂立妃杨氏为后，以后父桓为尚书左仆射、凉都尹⁽⁴⁾。

辛卯，燕襄平令段登等谋反，诛。

凉王纂将伐武威王利鹿孤，中书令杨颖谏曰：“利鹿孤上下用命，国未有衅，不可伐也。”不从。利鹿孤使其弟傁檀拒之，夏，四月，傁檀败凉兵于三堆⁽⁵⁾，斩首二千余级。

初，陇西李嵩好文学，有令名。尝与郭麐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，麐起谓繇曰：“君当位极人臣，李君终当有国家，有驃马生白额驹⁽⁶⁾，此其时也。”及孟敏为沙州刺史，以麐为效谷令⁽⁷⁾；宋繇事北凉王业，为中散常侍⁽⁸⁾。孟敏卒，敦煌护军冯翊郭谦、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麐温毅有惠政，推为敦煌太守。嵩初难之。会宋繇自张掖告归，谓嵩曰：“段王无远略，终必无成。兄忘郭麐之言邪？白额驹今已生矣。”繇乃从之，遣使请命于业；业因以嵩为敦煌太守。

右卫将军敦煌索嗣言于业曰：“李嵩不可使处敦煌。”业遂以嗣代嵩为敦煌太守，使帅五百骑之官。嗣未至二十里，移嵩迎己；嵩惊疑，将出迎之。效谷令张邈及宋繇止之曰：“段王暗弱，正是英豪有为之日；将军据一国成资，奈何拱手授人？嗣自恃本郡，谓人情附己，不意将军猝能拒之，可一战擒也。”嵩从之。先遣繇见嗣，啗以甘言。繇还，谓嵩曰：“嗣志骄兵弱，易取也。嵩乃遣邈、繇与其二子歆、让逆击嗣，嗣败走，还张掖。嵩素与嗣善，尤恨之，表业请诛嗣。沮

渠男成亦恶嗣,劝业除之;业乃杀嗣,遣使谢焉,进焉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、镇西将军⁽⁹⁾。

吐谷浑视黑卒,世子树洛干方九岁,弟乌纥堤立,妻树洛干之母念氏,生慕瓚、慕延。乌纥堤懦弱荒淫,不能治国;念氏专制国事,有胆智,国人畏服之。

燕前将军段玘,太后段氏之兄子也,为段登辚所连及,五月,壬子,逃奔辽西。

丙寅,卫将军东亭献侯王珣卒。

己巳,魏主珪东如涿鹿,西如马邑,观涇源。

戊寅,燕段玘复还归罪,燕王盛赦之,赐号曰思悔侯,使尚公主,入直殿内。

谢琰以资望镇会稽,不能绥怀,又不为武备。诸将咸谏曰:“贼近在海浦,伺人形便,宜开其自新之路。”琰不从,曰:“苻坚之众百万,尚送死淮南;孙恩小贼,败死入海,何能复出?若其果出,是天欲杀之也。”既而恩寇浹口⁽¹⁰⁾,入余姚、破上虞,进及邢浦⁽¹¹⁾,琰遣参军刘宣之击破之,恩退走。少日,复寇邢浦,官军失利,恩乘胜径进。己卯,至会稽。琰尚未食。曰:“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。”因跨马出战,兵败,为帐下都督张猛所杀。吴兴太守庾桓恐郡民复应恩,杀男女数千人,恩转寇临海。朝廷大震,遣冠军将军桓不才、辅国将军孙无终、宁朔将军高雅之拒之。

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硕德将兵五千伐西秦,入自南安峡⁽¹²⁾。西秦王乾归帅诸将拒之,军于陇西。

杨軌、田玄明谋杀武威王利鹿孤,利鹿孤杀之。

【注释】

(1)新城:今辽宁新宾县境。南苏:在今辽宁抚顺市东苏子河与浑河合流处。(2)世祖:慕容垂的庙号。(3)常棣: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,相传为周公所作宴饮兄弟的乐歌,后世因之以“常棣”比喻

兄弟。(4)凉都尹:凉都,指姑臧,往日为武威太守治。后凉建都姑臧,故改武威太守为凉都尹。(5)三堆:在今山西静乐。(6)骠(kē):母马。(7)效谷:县名,今甘肃安西县西。(8)中散常侍:职官名。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,故名。(9)凉兴:郡名。段业分敦煌的凉兴、乌泽,晋昌的宜禾而设置,今甘肃安西县东。(10)浹口:在今浙江镇海东南甬江河口。(11)邢浦:在今浙江绍兴市东。(12)南安峡:在今甘肃秦安南。

六月,庚辰朔,日有食之。

以琅邪王师何澄为尚书左仆射⁽¹⁾。澄,准之子也。

甲子,燕大赦。

凉王纂将袭北凉,姜纪谏曰:“盛夏农事方殷,且宜息兵。今远出岭西⁽²⁾,禿发氏乘虚袭京师,将若之何?”不从。进围张掖,西掠建康。禿发傉檀闻之,将万骑袭姑臧,纂弟陇西公纬凭北城以自固。傉檀置酒朱明门上⁽³⁾,鸣钟鼓,飡将士,曜兵于青阳门⁽⁴⁾,掠八千余户而去。纂闻之,引兵还。

秋,七月,壬子,太皇太后李氏崩。

丁卯,大赦。

西秦王乾归使武卫将军慕兀等屯守,秦军樵采路绝,秦王兴潜引兵救之。乾归闻之,使慕兀帅中军二万屯柏杨,镇军将军罗敦帅外军四万屯侯辰谷⁽⁵⁾,乾归自将轻骑数千前候秦兵。会大风昏雾,与中军相失,为追骑所逼,入于外军。旦,与秦战,大败,走归苑川,其部众三万六千皆降于秦。兴进军枹罕。

乾归奔金城,谓诸秦帅曰:“吾不才,叨窃名号,已逾一纪,今败散如此,无以待敌,欲西保允吾⁽⁶⁾。若举国而去,必不得免;卿等留此,各以其众降秦,以全宗族,勿吾随也。”皆曰:“死生愿从陛下。”乾归曰:“吾今将寄食于人,若天未亡我,庶几异日克复旧业,复与卿等相见,今相随而死,无益也。”乃大哭而别。乾归独引数百骑奔允吾,乞降于武威王利鹿孤,利鹿孤遣广武公傉檀迎

之，宾于晋兴，待以上宾之礼。镇北将军秃发俱延言于利鹿孤曰：“乾归本吾之属国，因乱自尊，今势穷归命，非其诚款，若逃归姚氏，必为国患，不如徙置乙弗之间⁽⁷⁾，使不得去。”利鹿孤曰：“彼穷来归我，而逆疑其心，何以劝来者？”俱延，利鹿孤之弟也。

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戈等密招乾归，乾归将应之。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晋兴太守阴畅，畅驰白利鹿孤，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帅骑三千屯扪天岭⁽⁸⁾，乾归惧为利鹿孤所杀，谓其太子炽磐曰：“吾父子居此，必不为利鹿孤所容。今姚氏方强，吾将归之，若尽室俱行，必为追骑所及，吾以汝兄弟及汝母为质，彼必不疑，吾在长安，彼终不敢害汝也。”乃送炽磐等于西平。八月，乾归南奔枹罕，遂降于秦。

丁亥，尚书右仆射王雅卒。

九月，癸丑，地震。

凉吕方降于秦，广武民三千余户奔武威王利鹿孤。

【注释】

(1)“以琅邪”句：晋制，诸王置师、友、文学各一人；起初避晋景帝的名讳，改“师”为“傅”，后因桃庙不讳，又改为“师”。(2)岭西：自姑臧西北向张掖行进，途中有大岭，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是河西走廊最高点。(3)朱明门：姑臧城南门。(4)青阳门：姑臧城东门。(5)柏杨：地名，当即伯阳堡，在今甘肃天水东。侯辰谷：地名，在今甘肃清水县境。(6)允吾：县名，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南岸。(7)乙弗：鲜卑部落名，居住在青海湖西。(8)扪天岭：地名，在今甘肃永靖西。

冬，十一月，高雅之与孙恩战于余姚，雅之败，走山阴，死者什七、八。诏以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，帅众击恩，恩走入海。牢之东屯上虞，使刘裕戍句章⁽¹⁾。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恩⁽²⁾。崧，乔之孙也。

会稽世子元显求领徐州，诏以元显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扬·豫·徐·兖·青

·幽·冀·并·荆·江·司·雍·梁·益·交·广十六州诸军事，领徐州刺史，封其子彦玮为东海王。

乞伏乾归至长安，秦王兴以为都督河南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、归义侯。

久之，乞伏炽磐欲逃诣乾归，武威王利鹿孤追获之。利鹿孤将杀炽磐，广武公傅檀曰：“子而归父，无足深责，宜宥之以示大度。”利鹿孤从之。

秦王兴遣晋将刘嵩等二百余人来归。

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，移檄六郡⁽³⁾，推李暠为冠军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凉公，领敦煌太守。暠赦其境内，改元庚子。以瑶为征东将军，郭廉为军容祭酒，索仙为左长史，张邈为右长史，尹建兴为左司马，张体顺为右司马。遣从事中郎宋繇东伐凉兴，并击玉门已西诸城，皆下之。

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凉，自称河州刺史。北凉王业使沮渠蒙逊讨之。德焚城，将部曲奔唐瑶，蒙逊追至沙头⁽⁴⁾，大破之，虏其妻子、部落而还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有星孛于天津⁽⁵⁾。会稽世子元显以星变解录尚书事，复加尚书令。吏部尚书车胤以元显骄恣，白会稽王道子，请禁抑之。元显闻而未察，以问道子曰：“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⁽⁶⁾？”道子弗答。固问之，道子怒曰：“尔欲幽我，不令我与朝士语邪？”元显出，谓其徒曰：“车胤间我父子。”密遣人责之。胤惧，自杀。

壬辰，燕主盛立燕台⁽⁷⁾，统诸部杂夷。

魏太史屡奏天文乖乱。魏主珪自览占书，多云改王易政；乃下诏风励群下，以帝王继统，皆有天命，不可妄干；又数变易官名，欲以厌塞灾异。

仪曹郎董谧献《服饵仙经》，珪置仙人博士，立仙坊，煮炼百药，封西山以供薪蒸⁽⁸⁾。药成，令死罪者试服之，多死，不验，而珪犹信之，访求不已。

珪常以燕主垂诸子分据势要，使权柄

下移,遂至败亡,深非之。博士公孙表希旨,上《韩非书》,劝珪以法制御下。左将军李粟性简慢,常对珪舒放不肃,咳唾任情,珪积其宿过,遂诛之,群下震栗。

丁酉,燕王盛尊献庄后丁氏为皇太后;立辽西公定为皇太子;大赦。

是岁,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广固,大赦,改元建平。更名备德,欲使吏民易避。追谥燕主晞曰幽皇帝。以北地王钟为司徒,慕容皝拔为司空,封孚为左仆射,慕容护为右仆

射。立妃段氏为皇后。

【注释】

- (1)句章:县名,今浙江宁波市南鄞江南岸。
(2)沪渎垒:工事名,在今上海市青浦县东北旧青浦西。
(3)六郡:当指敦煌、酒泉、晋昌、凉兴、建康、祁连六郡。
(4)沙头:县名,今甘肃玉门市。
(5)天津:星名。现在一般称为银河。
(6)车武子:即车胤,胤字武子。
(7)燕台: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。
(8)西山:指平城西山。

〔译文〕

晋纪三十三 安皇帝丙

隆安三年（己亥、公元399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日（初四），赦免天下。

戊辰日（十一日），燕国昌黎尹留忠计划造反，被杀；事情牵连尚书令东阳公根、尚书段成，都连坐被杀害；任命中卫将军卫双去凡城杀害留忠的弟弟留志。任命卫将军平原公慕容元为司徒、尚书令。

庚午日（十三日），魏国君主拓跋珪到北方巡视，分别命令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等三支军队从东边离开长川，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支军队从西边离开牛川，拓跋珪自己带领大军从中间的道路郭开驳髻水去攻击高车。

壬午日（二十五日），燕国右将军张真、城门校尉和翰因为阴谋反叛的罪名，被杀。

癸未日（二十六日），燕国赦免境内，改年号为长乐。燕国君主慕容盛每十天一次，自己亲自判决罪犯，不以酷刑招供，多能得到实际情况。

武威王乌孤迁移治所到乐都，用他弟弟西平公利鹿孤镇守安夷，广武公傉檀驻守西平，叔父素渥驻守湟河，若留镇守浇河，堂弟替引镇守岭南，洛回镇守廉川，堂叔吐若留镇守浩亶；夷、夏的贤才，都按照其才干授予官位，在朝廷里占有显要的职位，对外则能治理郡县，大家都认为很合适。

乌孤告诉群臣说：“陇右、河西，原来是

只有几个郡的地方，遭到战争，分裂成为十几个国家，吕氏、乞伏氏、段氏最强大，现在想要吞并他们，应该先攻打那一个？”杨统说：“乞伏氏本来是我的范围，终究是要服从的。段氏是个书生，没有实力成为祸患，而且和我们关系友好，向他进攻是不合仁义的。吕光老弱，继承的儿子幼小虚弱，吕纂、吕弘虽然有才干，而内部自相攻讦，如果派浩亶、廉川趁他们的不注意轮流攻击，他们一定疲于应付，不到两年的时间，军士疲惫，人民贫苦，那么姑臧就可以取得。姑臧取下来，其他二个敌寇不用等到去攻打，就会降服了。”乌孤说：“很好。”

二月，丁亥朔日（初一），魏国军队大败高车三十多个部落，夺得七万多人，马三十多万匹，牛羊一百四十多万头。卫王拓跋仪另外率领三万名骑兵穿过二千多里的沙漠，战胜他们七个部落，俘虏二万多人，取得马五万多匹，牛羊二万多头。高车各部大受震惊。

林邑王范达攻下日南、九真，于是侵占交趾，太守杜瑗把他击败了。

庚戌日（二十四日），魏国征虏将军庾岳在勃海击败张超，把他杀掉。

段业登上凉王的帝位，改年号为天玺；委命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梁中庸为右丞。

魏王拓跋珪在牛川的南方进行打猎，

以高车人为外围,连绵七百多里;于是驱赶当地的猎物,向南到达平城,派高车人民建筑鹿苑,方圆有几十里。三月,己未日(初三),拓跋珪回到平城。

甲子日(初八),拓跋珪分开尚书为三十六个部曹和外署,一共设立三百六十个部曹,要求八部大夫负责。吏部尚书崔宏全部管理三十六个部曹,如尚书令、尚书仆射统典三十六部曹一样。设立五经博士,增加国子太学生一共三千人。

拓跋珪问博士李先说:“天下什么东西最好,可以提高人的智慧?”回答说:“没有比得上书籍的。”拓跋珪说:“书籍一共有多少?如何才能够收藏呢?”回答说:“从有文字以来,每朝代都有增加。一直到今天,没有办法计算。如果君主喜欢,怎用担心不能收集呢?”拓跋珪接受他的意见,下令郡县大量搜集书籍,全部送到平城。

当初,秦王苻登的弟弟苻广带领三千名部属归附南燕王慕容德,慕容德任命他为冠军将军,把他安排在乞活堡。正巧火星出现在东井,有人传说秦国会复兴,苻广于是自称秦王,进攻南燕的北地王慕容钟,把慕容钟击败。当时,滑台衰弱,土地少,士兵不超过一万人,慕容钟既已灭亡,归附慕容德的人多离开慕容德而归顺苻广。慕容德于是留下鲁阳王慕容和保卫滑台,自己率领部属征讨苻广,把他杀死了。

燕国君主慕容宝到达黎阳的时候,鲁阳王慕容和的长史李辩规劝慕容和接受慕容宝,慕容和不接受。李辩担忧,因此暗中率领晋国军队到管城,打算利用慕容德出城作战而叛乱。后来慕容德不出战,李辩愈来愈不安。等到慕容德征讨苻广,李辩再劝慕容和叛乱,慕容和不应允,李辩因此杀死慕容和,以滑台投降魏国。魏国行台尚书和跋在邺城,带领轻快的骑兵从邺城前往。到达以后,李辩后悔,关闭城门抵抗。和跋派尚书郎邓晖向他游说,李辩才开城门让和

跋进城,和跋收缴慕容德的全部宫女和财物。慕容德派兵进攻和跋,和跋加以抗击,把他打败,又击败慕容德的将领桂阳王慕容镇,捉获一千多人。陈郡、颍川的人民多半归顺于魏国。

南燕右卫将军慕容云杀掉李辩,率领将士的家属二万多人离开滑台,投奔慕容德。慕容德想要进攻滑台。韩范说:“以前魏国是客人,我是主人;现在我是客人,魏国是主人。人民的心里都感到害怕,不能再战,不如先占领一个地方,自己建立根基,再图进取。”张华说:“彭城是楚国的旧都城,可以去占领,把它占据。”北地王慕容钟等人劝说慕容德进攻滑台。尚书潘聪说:“滑台是四方的中心,北边有魏国,南边有晋国,西边有秦国,占领那里没有一天能安宁。彭城土地辽阔,人口稀少,地方平坦没有险要,而且是晋朝的旧镇,不难取下来。又非常邻近长江、淮河,夏天和秋天的时候很多水,靠船打仗,这是吴国的长处,我国的不足。青州有肥沃的土地二千里,精良的士兵十多万人,左边有海滨的富饶,右边有山河的险固,广固城是曹魏所修建,地形十分险要,足够成为帝王的都城。三齐(指山东)的英才能士,早就想要有个英明的君主在世上建立功业了。辟闾浑以前是燕国的臣子,现在应该派有口才的人先去游说,大军紧随在后面,如果他不归附,取他就像拾草芥一样轻易。既已得到这个地方,然后封锁关口,养精蓄锐,伺机再出动,这是陛下的关中、河内呀!”慕容德犹豫不决。有个和尚名叫竺朗,平时很精于占卜天候,慕容德派牙门苏抚去询问他,竺朗说:“我很认真地研究三个计策,潘尚书的建议,是建国的言论。而且今年年初的时候,彗星出现在奎、娄(鲁、徐州),扫过虚、危(齐、青州);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,奎、娄是鲁,虚、危是齐。应该先夺取兖州,巡抚琅邪,到了秋天才向北占领齐地,这是天道。”苏抚又秘密

探问享国的年限，竺朗用《周易》占卜，说：“燕国在庚戌年衰落，享年有一纪（十二年），世代可传到儿子。”苏抚回去禀告慕容德，慕容德于是率领军队向南，兖州北边偏远的各郡县都投降了。慕容德设立守宰安抚他们，平禁军士俘虏抢掠。老百姓非常高兴，牵牛持酒，犒劳士兵。

丙子日（二十日），魏国君主拓跋珪派建议将军庾真、越骑校尉奚斤进攻库狄、有连、侯莫陈三个地方。都把他们击败，追赶到大峨谷，设置戍守然后撤兵。

己卯日（二十三日），追封皇帝的母亲亲生陈夫人为德皇太后。

夏季，四月，鲜卑人叠掘河内率领五千户人民向西秦归附。西秦王乞伏乾归把河内做为叠掘的都统，把宗室的女儿嫁他为妻。

甲午日（初九），赦免天下。

会稽王道子生病，而且天天喝醉酒。太子司马元显知道朝廷的声望已经没有了，于是讽谏朝廷免除道子司徒、扬州刺史的官职。乙未日（初十），任命元显为扬州刺史。道子酒醒以后才清楚，十分气愤，却毫无办法。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军师，多方面提拔自己的亲戚党羽，朝中的显贵，都害怕而事奉他。

燕国散骑常侍余超、左将军高和等人因为合谋造反的罪名，被杀。

凉国太子吕绍、太原公吕纂带领军队进攻北凉。北凉王段业向武威王乌孤求救，乌孤让骠骑大将军利鹿孤和杨轨去救援。段业准备抵抗，沮渠蒙逊劝谏说：“杨轨依靠鲜卑的强大，有窥伺机会的思想，吕绍、吕纂深入而来，把军队置于死地，不可阻挡。现在不作战就有泰山一样的安全，作战就有像累卵一样的危险。”段业接受他的意见，按住军队不战。吕绍、吕纂退兵回去。

六月，乌孤任命利鹿孤为凉州州牧，镇守西平，召令车骑大将军傉檀到朝廷，掌管

王府军国大事。

会稽世子元显因为自己年纪小，不愿意立刻承担重任；戊子日（初四），任命琅邪王德文为司徒。

魏国以前的河间太守卢溥，带领他的部属几千户，到渔阳寻找食粮，于是占领几个城郡。秋，七月，己未日（初五），燕国君主慕容盛委任使者拜卢溥为幽州刺史。

辛酉日（初七），燕国君主慕容盛下诏令说：“国法过去的法规，公侯犯罪的时候，能够拿金帛来赎罪，这不能够惩罚罪恶，而方便了王府，实在没有道理。从今天开始，都要建立功绩才能自己赎罪，不可再用金帛。”

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死。

秦国齐公苻崇、镇东将军杨佛嵩侵占洛阳，河南太守陇西人辛恭靖依城坚固防守。雍州刺史杨佺期派使者向魏国常山王拓跋遵求救，魏国君主拓跋珪任命散骑侍郎西河人张济为拓跋遵从事中郎去救援。杨佺期间张济说：“魏国攻打中山，士兵有多少人呢？”张济说：“有四十多万人。”杨佺期说：“以魏国的强盛，消灭小羌是没问题的。而且晋朝和魏国，本来是一家人，现在既然结为友好之邦，以道义来说，没有可以隐藏的事。这里兵力很少，粮食不多，能救洛阳的，只有魏国了。如果能够得到幸免，一定有很厚重的回报，如果不能守住，与其给羌人，不如给魏国。”张济回去报告。八月，拓跋珪派太尉穆崇带领六万名骑兵前往救援。

燕国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内十年，严令行于境内。他担心燕国君主慕容盛怀疑他，多次征命都不前往。因为他的家在龙城，不敢明显的反叛，暗中请求魏国的军队，许诺以郡城投降魏国；派使者骑着快马到龙城，夸大敌人的声势。慕容盛说：“这一定是欺骗。”把使者叫来武力询问，果然是假的。慕容盛把李朗的家族全部杀掉；丁酉日（十四